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八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婦女傳　志傳

趙節母袁孺人傳

袁孺人者鄞西新河趙良臣之妻也生子永利及二女而良臣卒貧無以送終賣長女買棺斂之是時兄伯方小康遇之多亡狀又時時折辱之曰孤兒寡婦此豈能久活哉婦聞大慟曰兄嫂暴吾不望其恤我且冀什一二相全今見我貧乃幾我嫁也自悲傷哭甚哀里婦或爲之畫曰汝養幼孤無强昆弟女兒弟六人無足恃者

今必欲守志而復久居此此非長策也盍姑往後壠避之後壠去新河數十里鄞西南溪上之村也始艮臣常販薪其地識其村人而艮臣弟玉臣方爲人主村肆於是婦涕泣挈兩兒行至則已昏暮玉臣適他出村中人或知其道新河來憐悲其意爲飯其母子憐藉之自僑居村中捆屨得食旣而永利漸長能樵於山以佐母一日遇虎虎尾之行幸得脫歸以狀白母母瞿然駭曰吾惟欲保護汝以有此來也出狼穴而幾不免虎口我死何以見汝父乃從里人貰酒數石米五斗敎之酤其後稍得餘贏自釀酒開一壚以賣家由是日起而永利者

長者也少時受伯父母虐至是從兄弟來待之如平生
懽向里人貰之酒與米者家中落貧以百金聞病劇往
候之里人呼子具負券即驚曰吾來視公病豈索債哉
公幸無疑我折券而去㫐臣卒時婦年二十餘及婦卒
乾隆五十八年年六十有六矣後四十餘年有司以節
聞得旌如例
贊曰吾昔與趙君啟琨同學於絅齋王先生於後三過
其家蓋後壠趙氏溪上稱巨室焉至啟琨乞傳曾大母
然後知其先世艱苦一至於此夫煢煢然一婦人守身保
孤難矣而離棄鄉井奔走數十里卒底成立此豈惟人

事抑亦天也節母母子之德長矣啟琅諸兄弟交勉爲學毋亦思大其門乎潛德不發昌其後人天殆將昌趙氏也

李母鍾孺人傳 甲辰

鍾孺人者大川李翁之妻而吾姑夫祖楨之母也始先君生五歲失恃仲姑實調護之後數年仲姑于歸先君常常過李氏或遭痛苦姊弟相向泣孺人顧謂仲姑曰新婦善視遇此兒吾甚哀此兒乃五歲而失母者也孺人既卒四十有五年而其孫泉涕泣請傳泉之言曰大母生吾父四年而大父棄養辛苦底遂長比成童使從

里人爲賣布者旣而歎曰未亡人止此子此不可以歛吾兒使學爲吏旣而又以爲不可去之使自營生爲市列糶酒米焉布裙操作得稍贏餘及泉始生愛憐尤甚教之讀常訓之曰讀書作事求其靜而已矣嗚呼先人常以世無傳大母者遺恨無終窮臨歿而以爲命顧泉方髫亂而大母已老未知其內行今泉且老矣猶知一二軼事子爲我記之大母年七十四猶健飯無恙一日忽命泉買柏香合柏香合者喪具也驚問何爲笑不答後十日平明召子婦家人集榻前曰吾將逝矣握手相訣以卒大父之歿也大母哭之哀旣終喪腹痛不已方

輾轉牀蓐夜夢大父挈一人來顏渥丹出其手若鶴爪摩腹作聲既覺病良已又嘗夢大父語家事若平生雞鳴將去兩手强留之忽驚醒手中乃握大父素所愛佩玉佩玉久在篋竟不知何爲手握之也又曰吾未知大母德知者又往往奇異若此恐不信他人余曰此不足奇也誠之所至假物以傳古之貞義往往有此抑余觀孺人之教子孫與其所以待吾先君者賢明慈惠異於恆俗嗚呼仲姑與姑夫相繼而逝已更三十寒暑而吾先君之卒亦十六年於茲矣老成凋謝戚黨寂然則宜乎無能道孺人德者述瑣屑事載之家乘使李之子孫

稍知什一於以塞外兒之請亦聊以報襲德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

戴氏三節婦傳 己未

三節婦者樣湖戴氏婦也其翁宗杏生三子長源輝次源來又次春源源輝娶於蒲蒲年三十四源輝卒日夜號泣念二孤幼弱勉起撫之女公適董者挈長孤去教之學藝不材客死台州次孤稍長賈嘉興乃不通音問蒲苦志自守數十年如一日卒年六十八源來娶魏氏生一女而源來卒時魏年三十二孤苦視蒲尤甚或日一食或幷日一食媒氏以爲困迫可誘也正容對曰吾

命當餓死郎改嫁豈改命乎媒將以計奪其志魏闐曰果爾吾赴水死耳卒年七十三春源娶陳氏亦無子生二女年三十六而寡有微諷以他適者曰長次二姒苦節如此吾行吾何面目別之矣卒年六十七始戴氏家頗饒不善治生業中落旣析爨兄弟相繼死而翁尙在三婦夜辟纑朝織席以供菽水己常常枵腹未嘗使君舅知也君舅病女公迎之去爲醫治疾革送之歸爲殯葬之以是德女公甚深嘉慶二十五年比鄰大火及其廬而滅晚年得以一椽蔽風雨蓋天雖苦之而又微報之如此

贊曰三節婦所稱女公者吾友董君蕙津之母也蕙津哀念外家思妗氏苦節而以傳屬余嗚呼節而孝而三人同心而皆出於里巷婦人不足以傳乎抑蕭與陳守志三十餘年魏四十餘年乃以始寡之歲不符於例不得受旌表若鄒縣志乘復失不載奚以闡幽微而彰風化乎故爲序次其事使異時有徵焉

王稽雲母節孝范太孺人傳 丁巳

太孺人姓范氏鄞縣人其先曰廷謀者雍正朝官兩淮鹽法道生員外郎城員外生鐙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太孺人大父也次鐸知湖北當陽縣次鉞知直隸阜平縣

舉人生溥庠生次源沛四川重慶府知府次源漢訓導又次潢修職郎娶周氏是生太孺人范氏雖世宦而貧修職久客不能歸太孺人以箴黹佐其母年二十一歸贈修武校尉同縣王君宗鎏是時其君舅武義都尉壽君姑張太淑人皆在堂武義性嚴毅於諸子婦不少假詞色而獨歡太孺人中饋之事盡以付之曰非我獨勞爾以爾司烹飪不失節耳于歸四年而修武君沒太孺人呼天大號仆地絕而復蘇者四其時長子世銤始三歲其季世濬之生才七十日拮据荼苦勉顧視兩兒每爲兩兒治衣履念及則輟業而哭兩兒牽衣裾隨之哭

張太淑人聞哭聲入其室撫慰之曰死者旣已矣當爲我念孤兒語未竟涕盈眥而嚬復相向痛哭於是太孺人懼傷君姑而悲兩兒乃常常背人飲泣以是苦頭暈終其身舅姑旣卒太孺人益悲哀失依倚比兩兒長遣之從季父讀晚自塾中來篝燈督課必誦所習無遺忘而後寢爲季父誨兩兒無以報乃分并娣所事事而身任之世濬游庠序食餼廩太孺人期望綦切試於省則焚香影堂朝夕私祝語報罷則又慰藉之曰吾固望汝得一舉雖然吾老矣念成名當別離艮苦天或者欲使我母子常相聚也性慈順教兩兒未嘗加笞扑子婦有

過姚導之無疾言厲色自喪所天衣縞素四十餘年遇生日子婦上朱履卻之曰未亡人有終身之喪焉用此道光二十五年以節孝

旌始太孺人撫諸姪有加惠

成皇帝登極推恩中外其姪梓請以本身官贈封叔父母故嘗貤封孺人卒於咸豐元年年六十七

贊曰昔吾先大夫與世濬仲父參戎君相往來於後不肖兄弟交世濬最深今二十年矣始納交時皆以孤兒事老母歲時饋問登堂候起居如舊姻焉七八年來益罹大故鮮民之痛可勝道哉世濬近客剡川寄事狀爲

節母請傳方其執筆敘少年牽母裾痛哭時事將必有涕泗汍瀾者吾讀而哀之摭其言而書之亦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

董子不生母趙太淑人傳 甲子

趙太淑人者江南長洲人而贈中議大夫慈谿董君耿軒之副室也年十六歸中議善事大婦撫其子女如己出生一男二女男曰葆恩居無何中議客蘇州而病太淑人率葆恩往視病衣不解帶者數月中議歿將殉之或曰今新喪未歸而所生皆幼少死且奈何泫然而止是時葆恩始七歲長女四歲季之生才數月耳明年義

莊興先是中議與諸弟謀所以恤宗族者規畫久之方
在外未行也及當興建而諸弟以中議既歿不欲損諸
孤於是太淑人喟然歎曰豈有董氏爲義莊而可使中
議無與焉者我不能知其他請爲葆恩助萬金可乎皆
曰可議定宗黨賢之其教葆恩也嚴厲有法度延師課
之讀供帳豐潔或不帥教笞撻雨下葆恩既入庠序登
賢書督過之無改往昔嫡子或早世命孤兒來同學而
身教其遺女凡門以內上下男婦若而人惟太淑人言
是聽有小過失不敢使聞知至於外事常令葆恩稟命
於其叔父事有扞挌諸叔難之又往往與太淑人相籌

策一言出首肎而去蓋有德而濟之以才其大較也性節儉自奉菲薄常衣弊補衣三藁以緩急告惻然周恤之每戒家人毋與負販爭微値恩及婢媪而惠周鄰里門外有遺孩收養之以爲常嘗割腴田三十畝使建亭普陀之佛頂山而燃燈其中爲海舟指南其他施茶藥棺槥至修梁道造渡船靡歲蔑有難一二記中議之歿也太淑人年三十劬勞勞苦撫孤揩家政又三十餘年而太淑人之年六十有三矣會其家方有事譜諜葆恩請余書母氏大略載之卷中始中議服賈善居奇多遺金歿之三年諸子別產籍以四之一授葆恩時葆恩甫

十歲太淑人謂多金則多欲此非所以教吾子也盡出以貨良田曰歲時之豐歉物力之艱難惟有田而後能知之且吾歲收其所入用之有盡而廢之不易勤而治之儉而守之雖中材可以保業矣數十年來人事不齊或盈縮見差等而先疇舊德篠恩克蒙守如故則太淑人之力也

贊曰多金多欲至言哉中議磊落有行誼余嘗爲傳之而不意閨門之中乃復有卓識如此夫嫠藐孤於新寡之日而棄萬金如敝屣此以較恆俗之見豈直尋丈哉

近余見中議諸弟所爲義莊緣起謂造意於中議之父

而成於杭杭太君杭太君者太淑人之庶姑也嗚呼又何董氏之多賢母也

范子眞少室殉節張貓姑傳 甲子

王意山語余曰范孝廉卒而其妾貓姑殉之是不可無傳也貓姑者餘姚徐村人姓張氏貓其小名長而人姑之曰貓姑云父故木工生三女子矣貓姑之生當饑歲父母將溺之會其鄰朱閣學蘭有女弟嫁慈谿葉氏方歸省聞之使授以錢約曰勿殺吾將以爲女四歲而置諸葉孝廉娶閣學季妹生一女無子而妬他日姊謂之曰孝廉年長大矣而無子而不爲之謀置側何也曰吾

家貧曰今試有愛孝廉而不責其貲者而子願之乎曰固所願也曰然則吾貓姑者可也曰諾遽妝貓姑而嫁之貓姑既嫁恆不得當夕大婦時以非意詬誶之安之無慍色嫁五年而孝廉病養病於外病革輿之歸中道卒貓姑大哭屢噎而絕徐而蘇當是時貓姑舊主人以孝廉將嫁女佐妹治匳具在范氏意哀憐貓姑而私慰之曰吾知汝女君此非可與居者汝年少無子女而何戀於此茲吾將歸去汝亦從我而西爾貓姑輟哭陽諾之既殮之明日遽仰藥死實咸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年二十一於是越孝廉之卒五日矣孝廉諱多銑字子

眞道光十五年舉於鄉代爲鄞人世所稱天一閣范氏
者

城中女子傳

嘉慶季年民大疫歐泄霍亂相隨屬中者立死久之得
治法以鍼鍼其背見血而活非是無免者城中女子年
十六七矣罹其災父急召醫鍼之醫至女不可强之必
不可曰我有死而已豈有女子而袒背示醫人者病革
父長跪溺泣固哀之女亦長跪溺泣叩頭謝曰我來生
報父德耳今無庸望我生也遂死

徐子曰吾聞之湯君耕吾湯君向謂余當傳之是時舅

鬚道女子姓名甚悉余重詰其里居與其父何如人未報尋相忘今湯君亦卒矣夫死生呼吸之際而不可奪志如是耶充其志之所至忠孝節烈極庸衆人驚愕歌泣之行奚難焉古所傳烈婦人舍生而取義者必其汙辱甚袒背傴僂為病故袒背抑所謂尋常者耳況其在死生呼吸開耶且不可庸非奇女子哉

城中婦人傳 乙丑

粵賊之陷甯波府城也據民房為舍館而掠婦女實其中夜定分擁之一賊擁一婦入寢室方據股求卧婦忽躍起出所藏利刃力刺賊中其喉殺之羣賊聞厲聲驚

往視婦大駡羣賊遂自刎以死後數日有自賊中逃歸建陝者告余以詳顧不能知婦氏嗚呼烈亦勇矣吾郡婦女死粵難多至千百而知其姓氏而旌表之大率在鄉村蓋賊寇鄉村毎以日暮歸入伍賊去卽見死者易得其主名而圍城中婦女皆貧賤力不能避賊賊據城積四五月然後去去而骸骨山積家人入覓婦旣不得其拒賊以死與從賊以去無可蹤跡者此此婦之所以卒莫有知其姓氏者也夫充其蓄刃之心何難以早自決者表見其貞烈然而遲之又久必殺一賊而後乃死之此其義憤所激曾不計較於區區聲名之閒殆固將

以死之者破天下從賊者之膽而又必欲以殺一賊者快天下殉賊者之心嗚呼死而有知其必率羣烈婦以首饗旌典之俎豆也雖不得旌表可也故爲傳而論之

鄞志藝術鍾世俊傳

鍾世俊字雲扉世爲冶師鎔錫製貧婦首飾及他器物至世俊技尤工能以意琢石造新樣一日聞村塾哦詩聲喜而效之而其友陳鴻軒方事苦吟益教之又引之於士大夫之能詩者縣人以詩人推世俊號爲鐵隱後以詩與學官某往來會某有事在官當羈留乞世俊具

狀限期日而去之及期不至官怒縶世俊踰年旣出歎曰我治師也而僭爲詩人獲罪宜也誓不復爲詩旣而又自笑曰吾除夜在囚中憶所作老闇詩景狀宛然是非所爲詩讖者耶然則事固皆前定不可逃耶復爲詩不輟所爲詩數百篇其贈陳僅宰陝西有云五千里路相思苦六十年人再見難人多誦之鴻軒字夢回爲吏胥能詩又有孫景烈董放繆堅景烈字丕承醫人也能詩能彈琴自爲操云淸風入抱兮明月在林聊以行樂兮拂拭鳴琴山高水長兮誰與賞音嗟吾將改絃諧衆耳兮奈非余之夙心放字阮山父史字漸齋布衣能詩

而敘繼之又能書能畫墨蘭堅字艮山眼醫亦能詩能書年八十餘猶爲人題墓碑並與世俊交有撰著在藝文卷中

鄞志寓賢朱緒曾傳

朱緒曾字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二十六年奉檄收復定海來鄞寓月湖之西咸豐間粵賊犯金陵燬其廬寄家縣東鄉者久之緒曾以道光二年舉人歷宰浙中累遷至台州同知候補知府治事明決所至無留牘省有疑獄輒發審斷而好讀書非公事不掩卷靑鞵布襪時出坊肆中每見異書即手自鈔錄鉤覈同異辯據明銳

校刻四明桂萬榮棠陰比事復成疏證續補各數十萬言恨曹子建集無善本搜羅考證成巨帙嘗語人曰十三經注疏中乃亦有陳思文考據之不易如此餘所撰著益富麗可觀其寓鄞也搜采定海古今事蹟而系之以詩爲昌國百詠旣而所得益多更名典詠囊括宏備自來數定海掌故無出其右者咸豐季年卒

鄞志列女董邱氏傳

邱氏者高塘村董岵妻也岵字綏之郡庠生爲里大師有名出後其叔父新昌訓導琨與所生同居邱事兩姑孝侍舅妾盡禮鄉黨稱之先是琨與陸悌交悌以女字

呫將嫁而病足𤻪腫不能行時琅已卒悌使人以廢疾辭婚曰吾女不能執箕帚董貧亦不能畜妾媵願更娶他氏若不忘前盟女死而呫以聘妻迎其喪幸矣呫由是改娶於邱及邱至踰月聞前事請於姑曰陸女以病不得嫁是速之死也且終將爲董婦不宜使死於陸願娶以來其病新婦能事之告陸陸大喜歸女終歲卧牀蓐邱謹視其食息滌中帬廁牏至扶掖溲溺拭膿穢一皆身任之邱嬪後一年而陸至至十有一年而卒將卒泣謂邱曰我無以報妹德願妹他日得孝婦如妹事兩姑邱卒於同治二年年六十一

鄞志列女朱呂氏傳

呂氏者洞橋邨朱祖謨之妻也祖謨字景五績學能文章道光十二年八月五日坐夜航入城取屏障爲父孔昭壽六十經翻石渡將抵銅盆浦舟沈而死年二十三呂少祖謨一歲聞變慟哭求死不得孝事翁姑撫孤子德濟成立爲之娶陳氏生子女各一同治元年八月粵寇入村中掠德濟父子去及呂呂罵曰我儒家婦豈從賊者賊怒砍之中右手不死傷重成廢疾與寡媳小女孫共食苦終老無怨言

鄞志列女李徐氏傳

李邦榮妻徐氏義行桂林女也年十八歸邦榮二十一而寡方生子未踰月後數日旋殤以兄公子雲樞子之時李氏死喪踵接而翁姑並高年徐上慰二老下撫子姪養生送死支以一身三黨稱賢孝爲雲樞三娶凡生女皆長成生男無三歲者或男女孿生男輒死徐卒之歲雲樞先卒徐卒後始舉遺腹性本端靜寡言笑自其歸李四十餘年屢遭逆境故一生無見齒時然未嘗以怨懟形詞色委心任命泰然安之亦佞佛而長齋誦經自在斗室不輕出也嘗曰吾不效村嫗修來生吾淨吾心而已縣中僧道歲鬻牒各有期粗紙印神佛像書貫

者姓氏庚甲捧之誦佛號千聲當冥鏹若干而以四月十日爲葛稚川生日其牒尤貴重一紙值千金故婦女以時入靈峯者恆數萬或强徐同往不可語諸婦曰佛戒貪妄夫以數文錢買一紙而驟思作富鬼何貪如之神仙卽不可知顧安所得銅山金穴歲給村婦拜生錢俗凡卑幼拜尊長生日賜之錢曰拜生錢而用之不竭哉則妄亦甚矣咸豐元年年五十以節孝旌卒年六十一先是其夫兄邦憲聘於陳未娶邦憲卒陳聞大哭十四日而殉之嘉慶十六年旌貞烈及徐旣旌稱李氏貞孝雙節而徐有妹嫁慈谿學生葛蕃蕃卒守節撫孤兒同治七年卒十年旌

之

烟嶼樓文集卷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九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譜傳

許小雲譜傳

許君徵三字召亭鄞縣歲貢生少讀書不喜爲章句之學年十三從屠上舍仰臺遊踰年通詩書三禮家故多遺書泛濫決擇期於一是後館蕫氏蕫氏藏書富益縱觀之以勧書得疢癖顧殗殜者三十年終未嘗釋卷先世居慈江君父遷童坡舊宅廢不治君新之以庇從昪弱弟卒視孤女有恩妹早寡迎養於家姑氏適陳而貧

歲時饋問積久如一日故人歿爲經紀喪葬嘗有非罪下獄者集同志訟其冤修里中洞橋及蘭浦堰溪港沙淤歲命工浚治之晚歲與諸君唱和爲歲寒吟社課耕賦詩用自歡樂卒年五十有七所著有毛詩集說三禮抄困學紀聞偶箋說文堂文稿小雲居士詩鈔各若干卷藏於家子六其四縣學生夔好爲文章方修整其家譜云

贊曰君第三子芝吾僚婿也因是屬先傳焉乃未及示我遺書故不得論次其學今儒者誦經心目所到念念爲舉業計略質疑義舌撟然不能下因復羣指經生家

言爲不祥亦足慨也夔方讀父書將必思紹家學他日重訪其廬盍亦取先人詩禮說共擘噴之耶

胡君引之譜傳

君姓胡氏諱允善字引之鎭海縣淸泉鄉人少貧以賈起家身居吳門而燃遥列肆半天下豪於飲座客常滿一言排解事艮已始君父以胡氏無宗祠思營搬而力不逮君既孤與諸兄事其母包太宜人甚謹母年八十方洗腆上壽忽愀然曰汝曹以此爲孝其親乎吾聞承先志爲孝始乃父以胡氏無宗祠思營搬而力不逮賫志以歿今數十年來亦頗得贏餘而有力而不爲何也

君跪而受教不數年自出其力成之由堂室至庖湢祭器至張陳纖悉具備既置祭田又爲義田廩食其孤寡宗人之就試者皆有支給噫此非獨君爲難能乃其母亦賢母也於後自近以遠所以贈䘏三黨者甚厚歲除私察視鄉里貧不能自存與之千錢米二斗橋梁道路以利病告解橐不吝治棺槥施里中或謝以錢無多寡受之曰俗惡捨棺孝子慈孫不欲使其親蒙此名意可哀也不能葬者葬之又買田立義冢掩道路胔骼盡其晚歲規摹較遠矣納粟爲府同知既而以子貴贈中憲大夫卒於道光六年年五十六君雖以貧故廢書而好

讀史服賈於外圖書滿行篋時復賦詩以見其志洎乎子孫乃多有聲庠序中

贊曰胡氏無譜牒相傳爲安定後人君之爲宗祠也或記之盛稱學統而大書其上曰胡文昭公祠堂之碑及余詢君孫則列主未嘗祖安定但題胡氏始祖志受姓報本而已嗚呼賣其本支醜事他人齊粱而降士大夫爲恆事矣而君獨愼於追遠如此夫不自立身亢其宗而姑雲礽於古之賢達者以誇尙里中兒此其心方愛憎其宗祖而貴賤而予奪之遑計宗族哉君不妄祖他人其必不外視同祖可知也夫能收其族者必先敬其

宗能敬其宗者必先尊其祖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其君之謂與其君之謂與

董君耿軒譜傳　甲子

君諱秉忠字朝英又字耿軒慈谿人父杏芳布政司理問累贈至中議大夫中議以賈人起家多置業吳門君年十四中議以爲才挈與俱往君日佐其父握籌算夜則篝燈課儒業如家居時中議既卒兄弟別產籍而君兄性揮霍罄其貲時向君通有無積鉅萬券其田於君君受而藏之兄卒以還諸嫂曰向吾受此券者乃所以爲今日二孤計也庶弟三人年少不能理生產君合其

貲爲貲遷歲得贏四分其所獲祠堂湫隘既改作益治祭田將與諸弟爲義莊贍宗族於後卒成之其待交游必圖其始而要其終長白慶君霖宰太平倉粟紅朽謀諸君君予之千金能歸又厚贐之縣南白狐嶺張翁者少與君共事卒而家中落其三子屢告君稱貸久之君備物親往祭張翁召三子使各計所貸巨者千餘金其次累百少數十君令三子一一具負券數悉視巨者而加之息巨者請讓息而二人者尤惕顧有難色君笑曰第書之吾將利諸君已乃陳券几上率三子以祭將徹盡焚三券而如其券贈之金而各去其舊貸本數曰吾

老矣交必有終始兹吾念乃翁以來全其終諸君好爲之我亦不復能相顧也道光初江浙大水遺孩滿道路君倡爲局收養之全活甚眾久客於外故義舉多在吳中有恆善堂以施濟貧病助之金甯紹義園殯丙郡旅櫬屋不足增廣之吳多寡婦而貧君出數萬金建淸節堂居之衣食其終身既又念費重無恆產非久計復出數萬金築南匯海塘墾其壖得良田數萬畝堂有禁曰男子不得入堂中婦亦不得出堂外及君卒於蘇諸婦白當事請走送止之不可於是轎車發閶門節婦數百人相率焚香跪道旁多出涕號哭觀者爲之感動卒於

道光十一年年五十六君雖遠服賈而志在詩書少學
詩於黃山王雪汀繼與鳳山柯訥齋相倡和所著有也
吟草歿後二十年季子葆恩入庠序又五年而中鄉書
其可以少慰君矣君以國子生納粟爲州同知加四級
授朝議大夫葆恩議敘道銜加一級贈中議大夫又十
年葆恩來請傳葆恩自以少孤不能詳先德而其友禤
君廷藻爲言白狐嶺張氏事蓋嶺中人至今猶樂道之
贊曰世不少慷慨義俠之行逼迫者無論已震慕乎他
人之爲而姑貌其似爲豪舉此非由衷之行若雨集溝
澮撮土而可涸也詩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觀君之

待交游與所以恤吳嫠者獨何計周密而深長思耶推本之仁好名之義固不可同日語哉而君益遠矣

何君荊山譜傳甲子

君姓何氏諱承昊字君石以字行自號荊山象山縣儒雅洋人其先蓋出南唐節度使孔昭十九傳至仁六始遷甯波復數傳至附貢生廷可文行重鄉里娶張氏生三子伯君柱季君裘其仲則君也階修職郎以子雅如貴贈奉直大夫娶方氏贈宜人君少有至性善事父母而友愛其兄弟父老廢書佐家政既卒毀瘠盡哀事其母益謹無何君柱以人命爲人誣坐收下獄君裘奔府

踏省門歷詣大吏訟冤抑而君經畫其用費旣而謀贖鍰摒擋財賂不足賣方宜人嫁時裝附益之又不足貸諸富室會宜人有贈嫁田數畝腴田也富人豔之曰必以是田來吾貸汝君急署券往得受金歸以卒免其兄於難久之家日落兄弟議別爨使家人知生計君以兄有四子食之者衆將與其弟分子之不果乃以所餘塗田讓諸兄視兄弟子如子中外諸輯人無閒言或疾病親視醫藥憂歎廢寢食逡循而走至於達旦性敏慧所居宜竹木相其土地而培植之十年生聚漸恢故業時以所餘周婚友鄰里雅善音律治家餘閒則科頭弄絲

竹此君之大略也卒於嘉慶二十三年年五十一君之卒也雅如年十一耳始宜人生一女無子其側李氏生雅如三年而李卒宜人實撫育之既孤劬身教之長使就外傅而自任其勞常誨之曰汝父早世而汝不自立吾無膚生爲矣日用儉約待三黨甚厚每冬月爲棉衣施貧困饑歲則出粟米平糶之合斗甬無概蓋宜人相夫子三十餘年教子孫又十有餘年而後卒里中翕然稱賢婦賢母云卒於道光十一年年六十八子一雅如納粟爲州同知加府同知孫二長源廩膳生

贊曰海濱僻壤有如斯其敦睦者耶夫骨肉之愛槃而

不殊雖曰至行抑天性然也至其閨中又能脫簪珥貨私產爲鈎金束矢之費以救其兄公此非獨君爲難能乃宜人者亦豈常婦人哉顏氏譬兄弟於居室而以妻子爲風雨後漢繆形不能化諸婦至閉戶自撾吾每讀其書而哀之嗚呼江河日下觀於君兄弟夫婦之閒可以風矣

朱蕙北譜傳 丙寅

君諱立淮字惟揚世居鄞蕙江之北自號蕙北余婦朱孺人之兄也父諱孝錄字錫齋與先大夫同以義行旌於

朝母方氏君卒一年而義行歿又二年孺人始歸余既歸屢道君不去口吾以爲孺人姊四而兄一其不忘君宜也及叩其詳則曰吾兄善事吾父母蓋此時父歿母老姊妹已嫁而君之子皆幼小思其母益不能忘其兄也孺人既卒二十年君之子志霖志梅以大母遺訓來請傳其言又與吾舊所聞於君之三黨者合嗚呼其必有所以致此者矣君少穎異十歲七經成誦及長能文章徐先生悔廬爲館師每以君文有至性謂可榮世可壽世於時義行昆季方新造家君伯父奇君才思得君佐已以語先生先生笑曰今試有佳子弟能取祿位以

大其宗此所得與富家子孰多曰殆不如遠甚曰若是則此子其人也伯愕而退既而伯父卒君念父攜家艱苦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凡可以身代者皆代之父外出夜雖大風雨必候諸門又既而母病瘵在牀簀者累年君守視藥餌衣不解帶先意承奉往往類古孝子一日義行收租久不返君籠燈循道往迎之中途而驚既迎父歸歡笑如平時是夜疾大作遂以不起道光九年八月九日也年二十五義行哭之慟明年六月亦卒先是君與里中王綗齋先生長嶺方二非皆以能文稱有光溪三珠樹之目君卒之歲日嘗夜夢入古廟觀優

方苦難遝忽見二韭在樓上出一手示君若相招者君自衆中赴之未盡梯而覺曉以語人皆曰吉其夏二韭卒無何君病或憶其夢驚曰殆矣夫二韭將死而招之而赴之何不祥如是示之以一手夫一手五指殆相去五十日耳已而果然王先生哭君詩所謂數月之中喪我兩知己者也

贊曰自文人好奇而居常處順無孝子非篤論也雖然爲子孫者孰不願以古今之美名奉之於其祖父哉揄揚而標榜之卽旌門表閭之典有不難詭得者矣而其疇昔之行或不能無稍拂於身受者之心其幾微瑣屑

之地亦不能無稍不然於日耳目其側者之口嗚呼曲至聖之所以必取信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嗚呼如君者儻庶幾哉

它山朱氏三君子合傳 丙寅

余婦朱孺人惟一兄慧北早世余既娶至朱氏見其從兄蘭洲絳山小雲三君子者皆樸實古道視余婦如同產亦愛余如親妹夫顧皆習舉子業相友愛而皆不得志以死近數年來余每至它山撫今追昔爲之黯然蓋自余始至朱氏逮今將四十年人事變遷交游略盡欲爲一一記載以稍留數君子笑貌而未暇也同治五年

朱氏有事譜諜其後人相率來乞余傳之夫吾固不能已於言也旣傳慈北作它山朱氏三君子合傳

蘭洲諱立濟字沆東又號蘭圃以同建義學議敘縣丞君於羣昆季年最長端重寡言笑諸弟畏之而於余最親昵聞余至必邀過其家聯榻話經史反覆辯論自暢其說或達旦乃已嘗與諸弟鼓篋游郡中自負當芥取科第屢試報罷意鞅鞅生二女而無子納小妻方置酒會婚友而婦家以其黨來訴爭君大怒益憤恨無所洩以是成病道光十四年招余讀書山中是時君病甚矣一日方別去頃之忽盛怒入室坐榻上面靑如槁木久

之氣漸平乃能言其故則買蘭將贈余既成而有昂其價以去者余大笑遂痛箴之君不怒亦不悔他日語余曰吾夜來夢齒中纚銀花自喜而飯是何祥也余大驚謬語解之是年五月遽卒年三十三以從弟子志宋志桐爲之子君少年豪興好游覽吟咏或夜同故人及諸弟踏月至江濱席地暢飲高歌狂嘯與江北響巖相應和詰朝賦詩紀事詩筩往來望於道後余刻王先生醉六詩從絳山得君作附之卷中然而僅矣

絳山諱立淇字竹泉更名祺吾交君三十年洞知君肝膈蓋吾閱人多矣未有誠愨如君者嗚呼天道茫茫善

人彊死此吾所以毎思傳君而不忍言而至於今日而終言之而不覺袂之拭吾面也咸豐十一年粵賊犯甯波府自奉化寇郡城而它山當其衝十月賊至刼掠騷然是時君旣避地慨然曰事急矣我不可逝挺身與相見而動之以誠賊大喜予之職不受時時豢養之賊帖耳服數十里皆安堵無恐賊有自他所經它山者奪市上物不予將殺之君適過市怒曰蒼蒼者非天耶柰何妄殺人賊愕視去之而私於據者曰黑而長者誰也乃敢禁我曹殺人據者曰君子也姑聽之明年大蘭山義師起二月至它山圍賊巢殲㑹賊之據北渡者聞之大

怒擁眾至必盡殺居民而焚其廬居民皆倉黃竄巖谷君曰吾為鄉里百餘日冒萬死畱虎窟乃卒至斯乎見其酋而哭之哀賊亦垂淚無一言遽擁眾去及四月初賊悉師擣大蘭報圍巢之役所過八十里焚殺殆盡獨它山當衝要賊往來如織而未嘗有遺一矢投一編營者於是知賊之感君者深而君之有功於鄉里者大也是月中旬賊敗遁其秋復至君走之潘家廟驟遇賊隊方殺人君沮之曰今所有悉汝曹取之奚殺為賊笑而去俄頃又一隊至語如前賊恚發鳥鎗擊之遂死同治元年閏八月朔日也年五十九嗚呼哀矣君生平無妄

言無飾行以其心度人腹覗天下人無不可與者或知其詐猾逆料之自以爲奇計而卒爲所賣旣受其欺復以忠厚之心諒之試不利愈而學賈以施濟爲賣買以是屢賈屢蹶扃其樓曰還是讀書自兄弟宗族至鄰里三黨待之悉以誠事其事如家事而加厚焉義所不可謣謣然爭之與人語懇懇款款有謀無不成者惠貧困常過其力故其家日落而債日衆然其卒也遠近交歎息在弔卒無有以索債款君門者尤留意枌社文獻掌故闕它山必求其書或手錄之聘姚燮梅伯撰它山圖經水利源委故家遺俗具詳於册從父雲巖君新遺德

廟余倡議謂繼王長官修塘堰者當並祀廟中君即屬
余考定其人造木主奉祀是日縣中士大夫皆奔走在
廟典禮甚盛塘堰圮壞君時向余私憂之他日余以語
觀察段使君光清會使君得四千金舉畀余倡修經營
監視君大有勞焉其他興舉在它山者雖一二記又謂
塘堰之成段使君倡率之之力也集同人建祠於它堰
之側未成而亂作嗚呼君以誠慤之性具熱腸既視天
下無不可感之人亦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雖以布衣
處草茅而苟可利鄉黨靡不爲之禍福患害之說固不
足以稍變其志即至於名節嫌疑之際亦毅然行其心

之所安而有所不顧也猛虎在前攘臂竟往料其頭編其鬚而竟不能免其口也嗚呼其重可痛惜也夫嗚呼其重可痛惜也夫

小雲諱立河字瑞圖更名際清雲巖君季子也雲巖君伯子諱立江字岷瀾號盟蘭余少時屢見之郡中甚相親愛及余既婚而盟蘭君卒矣是時雲巖君方興廢舉墜爲惠鄉黨君以少子代家督事父義田塾既成與羣從昆季其爲規矩條例以造册詳報而聞於

朝然頗孱弱雲巖君憐之道光二十一年郡有倫墩之變余奉母氏避它山依朱氏其時蘭洲已前卒君與緯

山每過余兄弟夜坐雜取古今所聞見者爲質難余性好談論有觸輒娓娓諸君環起扣擊余亦應之無厭夜深外姑出果餌相餉倦始散去若是者積七八月兄弟婚姻聚處歡笑幾忘其身之在患難中也後十餘年雲巖君殁君以書生薪搘家而家難紛起余爲君畫君深信余每强余入山爲調人至必主其家把酒道舊故自敘生平欷歔絫息及粤賊之亂余挈家避建陽旣而賊蹤跡余兄弟余與子舟夜奔它山匿婦家複壁君扶病來相見歔欷久之語及往事則極致私戚於余至矢報來生余笑謝之而私怪其語蓋至是君之氣已衰沮而

病不可爲矣未幾壽卒年五十六君屢試於郡縣於省中無所遇議敘得鹽課司提舉銜

贊曰傳有之人心不同如其面三君子情性不同而忠實無他腸一也其境亦差等然皆能守先人遺教好行其德而蘭洲夭死絳山至不得其死小雲亦以憔悴終則何耶吾聞之也困於其身亨於其子孫天或者不終負善人而猶有蘊者存耶爲之後者其勉之矣